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初全燕之世，嘗畧屬真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王盧縮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

涉何刺殺朝鮮
王長朝

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泃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

帝遣楊僕荀
亮討朝鮮

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泃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

帝遣衛山諭
朝鮮王右渠
來降許而復
變帝乃誅山

僕虜爭約降
朝鮮兩將不
相龍帝使公
孫遂往正之

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
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
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
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
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
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亾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
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

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垂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

尼谿等殺右
渠來降皆封
侯。燕棄市。僕
贖爲庶人。

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
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陰啖路人皆亾降漢。路人道亾，夏，尼谿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
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
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
番四郡。封參爲瀼清侯，陰爲菽菹侯，啖爲平州侯，長
爲幾侯。最以父亾，頗有功，爲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

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亾多。當呼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爲其家奴。女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

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寢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張溥曰。朝鮮之釁。開于涉何。帝奮兵威。定爲四郡。顧論賞封侯。惟尼谿相參。韓陰王。啖。右渠子。長路人子。最。皆朝鮮之故。王公將相也。漢將吏。則並得罪。楊僕贖爲庶人。荀彘。公孫遂。衛山。誅。死。帝素不吝封賞。以勸將士。何朝鮮之役。獨忍。

刑戮哉。夫涉何奉天子命。誘諭朝鮮王右渠。無
故殺其裨王。啟邊釁。罪當誅。帝反厚爵之。朝鮮
怨而襲殺何。是朝鮮之不順。繇帝失賞也。衛山
以征論右渠。而太子不至誅。公孫遂以助荀彘。
執楊僕。誅時朝鮮。尚未定也。楊僕受降。荀彘併
擊。尼谿相參等殺右渠。誅成已來歸。則朝鮮定
矣。卽僕忌彘而不急擊朝鮮。彘不用天子命。而
私執僕。兩將不相能。咸有罪。然既定朝鮮。可以
功補。一誅一贖。勞臣不服也。帝旣失賞于涉何。

不當又失刑于彘僕而決行之者何也。王恢計
閩粵常有功矣。既聽聶壹計。誘擊匈奴。單于覺
而去。恢不出。帝下之廷尉。恢行千金于田蚡。太
后爲請。帝曰。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帝
誠以刑名之學。行于師旅之間。是故王恢有罪
無功而不恕。荀彘有罪有功而不恕。恢所坐者。
曰。頭首爲馬邑事。復不擊胡輜重也。彘所坐者。曰
爭功相嫉也。僕坐擅先縱。失亡多。當誅矣。而得
贖者。以平兩越功寬之也。誅王恢而後人臣不

敢微幸于邊場。誅苟彘而後。大將不敢擅命于
境外。此帝用法之深也。卽于彘微恐。不惜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六終

三國志魏志

卷之十一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魏志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宋建安袁樞編次

明太倉張溥論正

武帝惑神恠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竒中

帝尊李少君
始親祠竈

李少君病死
帝以爲化去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
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
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歿。黃帝
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
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
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
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
去不歿，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少翁能致王
夫人帝拜爲
文成將軍

臺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
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
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
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
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
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
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

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遊
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
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
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
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
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
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丁義薦樂大
帝憂大以術
長公云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
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大說大先事膠
東康王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
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
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
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歿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
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
成食馬肝歿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
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

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
驗小方，鬪碁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
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
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戶。
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
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
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以下，皆置酒，
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
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

公孫卿言黃
帝事

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搃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六月汾
陰巫錦得大鼎於魏雎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
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
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
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
得寶鼎，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

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
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
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
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
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
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爲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秋、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旣而不敢
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

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畧斬樂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
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
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
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初。司
馬相如病且歿。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
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
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歿。

上今諸儒草
封禪儀數年
不成

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
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
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
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
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爲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
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遊數年，使羣臣得
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

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
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
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
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
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
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其泉類祠
太一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

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
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
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
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

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縉紳射牛
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三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
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
陰道，丙辰禪泰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
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山脊爲
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
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
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

上欲自浮海
求蓬萊東方
勦諷止之

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壇，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旣以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僞者得之，自然不必。

卿言神人欲
見天子帝遂
幸緱氏城

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
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
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
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
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
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
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惟采
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

卿言僊人好樓居

四月還過祠泰山。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其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其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

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其泉。其泉作諸侯。

析梁災以越
人勇之言又
作建章宮

耶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
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
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處圈其北至大池漸臺
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
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
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脩封泰山禪石闕

天漢三年春二月上行幸泰山脩封祀明堂因受計

還祀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性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不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脩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闕。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

罷諸方士候
神人者

事有傷害百姓靡費天下者悉罷之田于秋曰方士
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遺之止曰大
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
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其
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其泉宮二月行幸
盤屋五柞宮丁卯帝崩于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

四夷信惑神恠。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如雍祠五畤。始親祀竈。遣方士求神僊。征和二年夏。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江充。詔劉屈氂討之。皇后

衛氏及據皆自殺。時帝求神僊者。凡四十三年。神僊不至。反得巫蠱。何不幸也。夫帝求神僊。愛長生也。誅巫蠱。惡速死也。神僊在蓬萊弱水之間。形象影響不可致。巫蠱則求之輦轂索之後宮。皆是何海內祝帝者少。詛帝者多也。征和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三月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者。戾太子旣死。巫蠱與神仙並絕矣。神僊典則巫蠱至。巫蠱滅則神僊止。帝始求神僊之福。反獲巫蠱之禍。旣察巫蠱之寃。卽

悟神僊之妄。二者廢興固相終始也。帝初好神
僊。年方少壯。少翁樂大貴寵盈極。咸以誣罔伏
誅。樂成侯丁義亦坐薦大棄市。雖服奇慕異。明
威尚存。後漸耆艾。思僊彌深。公孫卿等縱言神
祠。不加譴呵。冀其或遇。思僊不得。則謹言死亡。
惡聞詛呪。秦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張良
擊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
石而還。武帝征和元年冬十一月。亦大搜長安
十日。秦皇之索。以博浪沙中之鐵錐。操之者實

有人也。帝居建章宮。所見帶劍男子。則未嘗有
人也。好生惡死。疑心内生。人形彷彿。起于耳目。
龍華刺客。猶東萊大人之跡。虛相捕告。人盡可
死。連坐數萬。怨氣烝薄。非太子身當之。害未有
已。蓋帝好神僊。則惡巫蠱。惡巫蠱。則無罪殺人。
無罪殺人。則禍及太子。長生未成。骨肉先破。神
僊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帝可以悟矣。田千秋
爲太子訟冤。帝族滅。江充家焚。蘇文于橫橋上。
復請罷斥方士。帝卽從其請。片言悟主。感通若

神適當梅覺論說易施然帝好神僊久下鮮直
諫強正如汲黯廷諍闕如子不能無望于賢者
也。人皆曰我亦人者也。帝下民。帝與民同。于然
無差。人曰。然。又。太平。其。也。未。其。骨。肉。袋。如。輸
且。帝。使。轉。驛。限。乘。至。縣。惡。巫。盛。四。無。罪。孫。人
張。與。坐。熾。毒。惡。麻。悉。燕。非。太平。其。當。也。其。來。注
辭。華。陳。帝。除。東。萊。大人。之。利。漁。計。計。書。入。盡。河
入。也。後。也。懸。孫。錄。必。內。坐。人。深。命。將。賦。于。其。自
本。人。也。帝。與。民。同。意。當。好。其。帶。倫。與。千。阻。未。守。亦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宋書建安袁齊樞繼次

明帝太倉張博論正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婕妤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趙婕妤生弗陵帝命其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

善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
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
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
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竒之，與語政事，大悅。
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
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

江充恃帝寵
凌太子

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

奇疑龍華門
男子巫蠱始
起

公孫賀子敬
聲有罪賀請
補朱安世以
贖之安世告

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
教救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
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
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
索十一月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
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嬌
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

敬聲私通陽
石公主祝詛
賀父子族死

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聞四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閼，李姬生子日胥，李夫人生子臯，皇后太子寵

寢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
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
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必
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
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
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
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
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

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衛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

常融毀太子
伏誅

融王弼等嘗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惟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衆，變幻無所不爲。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妬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說。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

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汗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詎有與無，莫敢訟其寃者。

充欲以巫蠱
害太子石德
說太子誅之
蘇文走告帝

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拔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傳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

帝發兵來討
太子出亡衛
后自殺

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

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
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其泉說太子無狀上曰
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
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
丞相屈釐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
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
事籍籍如此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
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
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

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
變姦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
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
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
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反宣
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
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
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
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

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
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
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三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
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寢多
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
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
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
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
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

帝殺任安田
仁封馬通景
建商丘成爲
侯

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
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
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
皆腰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
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
爲秬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
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
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
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

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斃皇太子。造飾二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

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甚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藏匿。臯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踰開戶。新安令史李壽

對侯
以張富昌太子

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鬪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

之不終也

用于秋上急
變訟太子寃
帝立拜爲大
鴻臚

帝坐族滅江
充家焚蘇文
於橫橋上及
泉鳩人等太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
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
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太感悟召見
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以爲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
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
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

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

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

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職

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

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

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犇輒拒

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

有男子自稱
衛太子京兆
尹不疑叱吏
收縛

通鑑紀事

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常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可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上筆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

張溥曰：武帝年二十九始生太子，據衛夫人子夫出也。子夫爲平陽主，誣者驟入宮，貴幸，帝廢。

皇后陳氏而立之。以賤加貴。失德貽譏。然衛氏
素謹。大將軍青尊寵有功。能禮讓不伐。據自元
狩元年。立爲太子。長稱仁恕。尹婕妤鉤弋夫人
更幸。衛后寵衰。母子慎自持。鮮過行。帝亦憐念
無兩心。巫蠱忽起。江充發難。遂至血流長安。思
子宮作寵始禍終。天下悲焉。陳皇后長公主嫖
女驕貴十餘年。無子。聞子夫有寵。怨恚。帝怒。窮
治其巫蠱祠祭祝詛事。斬女子楚服。連及者三
百餘人。奪后璽綬。退居長門宮。衛后母子亦死。

于巫蠱。若有天道。然陳后之廢。繇挾婦人媚道。自敗。不聞後庭嫉譖。未可以。是罪衛后與太子也。江充始嫁女弟于趙太子丹。親近敬肅王。爲上客。後負罪逃入閔。詣闕告變。丹繫獄至死。賊臣姦譌。破人父子。罪當族滅。帝反目爲奇士。任以督察。巫蠱之起。誅夷數萬。充卽借以搖撼太子。太子懼不自明。收充斬之。蘇文奔告。帝召太子。使者不達。遽以反報。害遂不救。夫充賊太子。太子殺充。雖云擅誅。人心所快。殺充之後。令太

子急詣甘泉。涕泣陳罪。帝心未必無動。奈何發兵與丞相鬪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充敢于危之恃。帝之忍也。天下莫親于父子。而太子受誣不敢見。殺一罪臣不敢訴。亦畏帝之忍也。太子始以懼父而殺充。繼以殺充而疑于背父。使命一言之惑。竟成父子相夷之禍。骨肉至戚相見而親不相見。而離苟有瑕疵。託于言語。假以傳宣門庭之內。羌夷頓生。斷首方痛。時則晚矣。司馬光責武帝十失。言若龜鑑。若爲人子者。處此

與其背父而生寧見父而死且天下亦安有無
父而可以生者哉

子孫傳其宗姓而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宋建安袁粲樞編次

明太倉張玉溥論正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

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

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

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

立。

武帝不立燕王旦廣陵王胥

立弗陵爲太

子

燕王旦使孫
緜之王孺等
之長安刺候
朝廷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丁卯
帝崩于五柞宮而晉成帝葬於杜陵
昭帝始元元年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
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
長孫緜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陰刺候朝
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
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
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
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且聽成軫言
與澤等謀作

亂韓義等十
五人諫皆被

殺

銜侯成告澤
等謀雋不疑
收捕之皆伏
謀而赦燕王

諫治

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道大
王且即與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
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
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且招來郡國姦人，
賦歛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
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且且殺義等凡十
五人。會銜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
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
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上官安生女
五歲欲納宮
中霍光不聽
安說丁外人
勸蓋長公主
納之遂爲后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
三年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嘗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

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是歲以

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婿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旣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

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

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

桀安與蓋主
皆爲外人求
官爵不得而
怨光

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大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權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日通謀，且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

桀安蓋主桑
弘羊與燕王

旦通謀令人

為燕王書告

光罪時帝年

十四能辯其

詐

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
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
奴二十年不降。乃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為
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
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
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書室中。不入。上問大
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
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

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

祖文景皆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
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
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
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就戮三公。所謂執
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
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
立燕王爲天子，且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
連郡國豪傑以千數，且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

且與桀等謀
反相平止之
不聽

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
開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
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且曰前日一男子詣
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謹不可止大將
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
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
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
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
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

燕蒼杜延年
告逆謀孫縱
之桀安弘羊
列人等皆族
誅蓋王與旦
自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
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
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
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
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
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平平
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
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殺死
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

建爲庶人。賜且諡曰刺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天子以重賞。且以爵自榮。

張溥曰。孝武六男。衛太子敗。而燕王。且廣陵王。容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遂立鉤弋趙婕妤子爲太子。是。各。曰。昭帝。帝卽位時。年甫八歲。外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內有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共養師。保備矣。不虞公主之私。馴成大逆也。蓋主私河。間丁外人。猶館陶公主之有董偃也。武帝不殺。

偃昭帝與霍光效之不絕主驩。詔外人入侍。閨門慚德。開于英主。提抱之天子。不學之大臣。寧知正厥考哉。上官安女年五歲。欲納宮中。是時帝年則十二矣。君非匹敵。下有邪心。霍光謝之。禮也。安請外人說。蓋主竟立爲后。國之大變也。立后大事。公主可以擅行。欲去一光。何難乎。始元元年。燕王旦結劉澤等作亂。事敗。澤誅。赦旦弗治。帝誠失刑。然幼主初立。壯王難除。赫然之誅。人臣或未敢議。且安知非公主左右之也。蓋

主與上官桀父子怨光。桑弘羊等附之。與燕交。通令。旦上書罷光。計既不行。反謀遂決。始僅兒女猥瀆之愛。官府嫉妬之微。積漸生釁。不亂不止。蓋主立后。則外人求侯。求侯不得。則思去光。去光不得。則思廢帝。立旦公主。與上官霍氏何親。何疎。不過因外人而發。忿爾。夫公主稱叛者。漢有鄂邑。唐有高陽。太平其人才智各殊。病皆繇淫心之不制。孝武以帝屬光。望其爲周公輔成王。乃使淫婦人日在左右。慮亦疎矣。燕王

始亂。帝不殺之。養成其逆。公主桀安等謀害光。帝覺其奸。不能遠。卒誘燕爲亂。危乎微乎。元鳳元年八月之變。非復夏陽男子北闕之詐也。杜延年入告罪人。悉誅禽獮之易。無異雋不疑。叱縛成方。遂漢廷猶有人乎。孝武託昭帝於霍光。古今稱其明識。獨上官桀以奉蓋微誠。涕泣詭對。亦被顧命。幾搖天下。知人豈易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通鑑綱目卷之九十一

惟亦得願命朕辭天下朕入並議言詰

人參將
十六日
小孤洲

帝與廷臣
不
開
若

帝與廷臣
不
開
若

做
不
不
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宋 建安袁樞編次

明 太倉張溥論正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

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

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

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

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

武帝使黃門
畫周公負成
王朝諸侯以
賜霍光

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
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
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
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
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
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

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

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

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

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丁卯帝崩

于五柞宮。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其養

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

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群臣相

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

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

郎不肯授光
璽光加以秩

二等

或說霍光行
事當反諸呂

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或

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其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且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

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

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

霍光用張安

世爲右將軍

霍社延年爲

侯

睦弘論大石
僵柳之瑞當
禪位賢人遂
以妖言伏誅

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啓
國睦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
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
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
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時武帝
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

師言廣陵王
不可承宗廟

合霍光意於
是詔迎昌邑

王

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
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
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
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
守卽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
光祿人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詣
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
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
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

聖言諫昌品
至王賜牛肉

酒脯而放縱
順若

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拭搏籥。馳騁不止。口倦虜叱咤。手苦於筆轡。身勞虜車輿。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侵薄。數以爽脆之玉體。犯勤勞之頰。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楸之間哉。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

通鑑卷二十一
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
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
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
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
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
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
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

龔遂引膠西
王寵侯得以
戒昌邑王

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遊戲飲食，嘗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鄰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問，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擬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

近群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亾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項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

隱忠數言危亾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亾。豈在臣
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入事於王
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
行汗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汗王
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
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
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
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
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

至吉滿丁哭
泣悲哀敬事
大將軍

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群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授而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畱意。常以爲念。王至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

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卽粹善屬衛士長行法。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嗑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

龔遂流涕勸
安樂諫爭

曰皇太后壬申葬孝昭皇帝於平陵。昌邑王旣
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
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
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
飲食作樂。鬪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爲諄
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
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
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
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漢書卷九十四
燕王旦傳
其血升青蠅
之災以警戒

臣

諫遂諫用昌
邑故人張敞
諫遷昌邑小
輩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
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
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
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
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
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
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
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

西延年勸霍
光行伊尹之
事

王惡諫以夏
沃勝屬吏傳
系繫獄

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
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
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
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
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祆言，縛以屬吏。吏白霍
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
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
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

霍光張安世
以夏侯勝陰
經術士

楊敞夫人與
田延年參語
定大事

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
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
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
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
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
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
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

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百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光卽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

門母內昌邑群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温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群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群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群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詎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群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

丞相敞等奏

臣受璽以來

二十七日爲

死

十一月二十

七

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群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

闕內教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籥闕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

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
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
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
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

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行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群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

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
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
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
國時不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
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
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
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
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
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

王式以三百
五篇諫

霍光白令夏
侯勝用尚書
授太后

丙吉擇謹厚
女徒胡組郭
徵卿乳養皇
曾孫

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

丙吉閉拒郭
穰而皇曾孫
得不死

孫置間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
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
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
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
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
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
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
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
兆尹遣與胡組俱送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

丙吉載皇曾
孫付史良娣
母貞君養視

張賀奉養皇
曾孫甚謹

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
月乃遣組去後少內番夫白吉日食皇孫無詔令時
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
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
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
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
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

張賀欲以女
孫妻皇曾孫
張安世怒戒
勿言

張賀以家財
聘許廣漢女

皇曾孫

許姬不肯以
女與曾孫廣

漢乃重令人

爲介而與之

帝高材好學

復以喜游俠

知閭里奸邪

吏治得失

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衛
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
事於是賀止時暴室箝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
廣漢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
許諾明日姬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爲介遂與曾孫賀
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受詩於東海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闔雜走
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
三輔嘗困於蓮勺中尤樂杜鄴之間率常在下杜

巧吉杜延年
勸霍光張安
世立曾孫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
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
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
海內憂懼欲亟開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
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
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
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
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
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

太僕以軫獵
車迎曾孫

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軫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輿中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

歷延年劾霍光擅廢立

帝求故劔大臣始請立許氏爲后

霍光抑趙廣漢之封

群臣奏上璽綬，卽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霍光黨親根
據朝廷

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
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
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
侯八人。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
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
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
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
上廢光權益重每有凡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霍夫人顯使
淳于衍毒弒
許后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特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
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
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
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
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
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
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
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卽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

霍光欲發舉
顯不忍猶與

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卽以狀具語光。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

遂署衍勿論

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

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

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

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

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

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

光願封兄孫
山爲侯奉去
病祀

魏相請以張
安世爲大將
軍

魏相因許廣
漢奏封事請
奪霍氏權

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
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毋空太位。以塞
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太將軍。毋令領光祿勳
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
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
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
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
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

相復因許伯
白去副封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頌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子。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爲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

霍顯教皇后
毒太子以保
阿生嘗不得
行

霍顯與馮子
都亂

恩 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霍顯聞立
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
有子，反爲王邪？」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
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拔毒不得行。霍氏驕侈，縱
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
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第中，與監奴
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
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園獵黃山苑中，
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御史叩頭謝
霍氏奴

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躪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群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

帝抑削霍氏
親黨以許史
子弟代領兵

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出
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
出光娣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群孫
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
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
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
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太司
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
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

騎都尉印綬。詣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
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
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
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嬖人子。遠客饑寒。喜
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
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
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
奏對事。輒下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

霍禹知毒許
后事大驚始
有邪謀

捕張赦
等愈恐

聞民間謹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

張敞進安余
霍氏之計

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
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
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
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
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
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
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
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
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
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
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
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
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
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
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

霍山等謀斬丞相平恩侯廢天子立禹約定未行而發覺

杜延年亦以霍氏免官

封告霍氏謀反者張章董

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毒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宜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己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

忠楊惲全安
上史高爲侯

論三上書
論制霍氏

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敵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亾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亾。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傷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

人為徐福上
書通得賜帛

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

霍氏之禍萌

於驂乘

霍后惡處昭

臺宮引殺雲

林館

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建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

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曷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

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宜醞釀以成之也。昔
鬪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
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
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宜亦
少恩哉。

張溥曰。天下有無望之福。霍光縣吏子所出。微

以票騎。故得任爲郎。出入禁闈。卅餘年。一旦

以奉車都尉。遷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

宗是也。天下有無望之禍。光輔昭帝十三年。百姓

克實四夷賓服。不幸帝崩無嗣。昌邑王復淫亂。不道光廢昏立明。漢室危而復安。身歿未幾。宗族誅夷是也。夫始也光無周公之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既也光有周公之功。而不食周公之報。論者輒嘗稱武帝知人而惜孝宣微少恩也。然以光論大臣前後禍福之殊。亦觀於居心公私之際而已。當昭帝方崩。群臣議立廣陵王。光以先帝所不用。內不自安。乃迎立昌邑賀賀受璽。二十七日爲荒淫迷惑。千一百二十七事。光憂

懣無所出。田延年以伊尹廢太甲。請始定圖計。白太后下詔解脫王璽。綬歸邸。廷議所立。丙吉杜延年盛稱曾孫德美。遂迎於尚冠里。進登帝位。光之不立廣陵王胥也。非有所憾於廣陵也。以先帝之所惡也。昌邑之立而復廢也。與天下公立之。與天下公廢之。光無所喜怒於其間也。皇曾孫雖賢。少倚許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與光無平日之素。養視之情。特以衆所稱述而建焉。凡光行事皆非得已。當田延年按劍之時。

丙吉奏記之日。光所汲汲。惟漢之無君而有君。爾進不知其嫌。成不敢爲德。卽後之幸而禔安。亦未及計存此心也。賢君長世而身名尊盛。有以夫。故曰霍光之擁昭立宣。以公受福。霍禹怨望朝廷。任宣曰。大將軍時殺生在手。李种王平賈勝胡徐仁逆意獄歿百官。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視丞相亾如。以此爲禍。愚謂此猶恩怨之小者也。光之失莫大於不發舉霍顯而署淳于衍。勿論也。顯欲貴小女成君。使衍投毒弑許后。罪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在不赦。使光因人上書。治侍疾之醫。發舉顯謀。卽周公誅管蔡。不是過也。且匹夫庶婦。不得其死。尚足感傷陰陽。逆召乖氣。世未聞有殺皇后而無罪者也。發之則罪止一顯。隱之則害必三族。光不忍割妻子之私。而利貴其女。卒之舉族覆滅。女殺雲林。此所謂能斷社稷。不能斷家庭。知有目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故曰。霍光死財。三年。而連坐誅滅者數十家。蓋以私召禍。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漢宣帝元康四年

趙充國破羌

漢宣帝元康四年

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及帝即位

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願時度湟

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

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芴緣前言抵冒度湟水

義渠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芴緣前言抵冒度湟水

充國論先零
與諸羌解仇
合約疑匈奴
遣使與結宜
爲之備

論狼何與匈奴
有約自遣

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其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間者。匈奴困於西方。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欲擊鄯善。燉煌。以絕漢道。充國以爲狼何執不能獨造此計。疑

後漢書卷九十四
解仇

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乃解仇作約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
解仇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
諸羌分別善惡

義渠安國斬
擊諸豪種人
楊玉等怨叛
安國敗還

神爵元年三月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縱兵擊其種人斬首千餘
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怨怒無所信鄉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
尉將騎三千屯備羌至浩亶爲虜所擊失亡車重兵

充國任擊西

羌

趙充國請馳
至金城圖上

方略

器甚衆，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六月，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卽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

充國擊虜不
貪小利

充國以遠斥
候爲務

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
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
擊遣騎候四望陁中無虜夜引兵上至落都召諸校
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
杜四望陁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
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
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
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

昌評豪靡當

先使弟離庫

來告先零反

充國遣之歸

告種豪

壹鬪而死可得邪。初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離庫來告
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離庫種人頗在先零
中都尉卽番離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乃遣歸告種
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
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
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
罕开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微其疲劇乃擊之時上已
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
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秋冬

卒武賢請擊
罕开充國議
不可

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爲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入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卽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

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卽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羗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羗。堅其約。合其黨。虜交

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
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於是虜兵浸多誅之用力數倍
臣恐國家憂累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
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
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
進兵誠不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秋七月甲寅璽書
報從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
懈弛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道阨隘充國徐行
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

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論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

羌虜子用使
客諫之不聽

爾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令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宰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殺斛入錢，吾謂耿中丞羅三百萬斛殺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

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
冊。羌人致敢爲逆。失之豪釐。差以千里。是旣然矣。今
與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
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
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芟藁。
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它變。爲明主憂。
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詐破。難用兵碎也。故
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疊。羌虜故
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
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水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
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
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出入金城
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
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
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

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六月之食
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
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
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
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
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
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它變

之憂十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
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
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
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
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
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
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
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
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

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毋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

寇則兵出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數。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
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
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
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
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
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
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

魏相請帝從
充國計詔罷
兵留屯田

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
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
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
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
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

充國留屯田

二年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
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
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

充國振旅而還

浩星賜說充國歸功於二將軍

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羗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執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羗

充國言不可
護羌校尉
湯

若零離番且種兒庫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及
諸豪弟澤陽離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
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爲帥衆王餘皆爲侯爲
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
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
不可典蠻夷不如湯兄臨衆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
用臨衆後臨衆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羌
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
郎將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張溥曰。西羌研種者。羌無弋爰劍之後也。漢景
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於是徙留
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縣及武帝
征伐四夷。開地廣境。北却匈奴。西逐諸羌。乃渡
河。湟築令居塞。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門。
隔絕羌胡。使南北不得交關。障塞亭燧。出長城
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
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遂圍枹
罕。漢遣李息。徐自爲。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持

節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
因山爲塞，河西空地稍徙人以實之。宣帝時光
祿大夫義渠安國覘行諸羌，其先零種豪言願
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畜牧。安國奏聞，後將
軍趙充國以爲不可聽。後因緣前言，遂渡湟水。
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與諸羌大共盟誓。
將欲寇邊。帝聞，復使安國將兵觀之。安國至，召
先零豪四十餘人，斬之。因放兵擊其種，斬首千
餘級。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趙充國與諸

將兵六萬人擊破平之。後漢書敘西羌若此。是
宣帝之世。羌亂于義渠安國。治于趙充國也。成
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召
楊雄爲頌。比之方虎。顧其所制羌者。未嘗窮武。
思盡。惟在離其黨。與屯田待敵而已。先零欲反。
罕开豪靡當兒。先使弟雕庫來告。充國卽縱歸。
使告種豪。招以威德。當時破羌強弩兩將並出。
天子璽書。責讓道路。咸欲鳴劔。鮮水揚旌。太白
充國獨特重。無應廟堂。報可振旅。成功蓋群臣。

所欲擊者罕开而充國所專誅者先零群臣擊
罕开以騎兵而充國蔽先零以留田卒也先零
破而罕开順屯田成而騎兵罷營平守節鬼方
賓服偉乎老臣之獨斷明王之善聽也充國遣
還靡忘護軍以下皆爭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
自營非爲公家忠計將奏屯田子印懼使客諫
充國歎曰何言之不忠吾固以死守之旣條便
宜又云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
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

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
明主社稷之福。老臣欸欸。但期濟事。私圖不肯
苟從。詔書乃知衛青霍去病謹奉帝命。驅馳萬
里。猶妾婦之順。非充國所謂忠也。義渠安國驅
羗使哈。而楊玉等叛。趙充國散羗使離。而楊玉
等誅。安國之所以失。充國之所以得也。辛武賢
等請置先零擊罕。并其尚循安國之失而不悟
乎。然安國縱羗啟亂。不聞顯誅。趙卬從父擊羗
有功。反以洩張安世語。下吏自殺。宣帝亦失刑。

矣

取
錄
原
文
高
宗
御
覽
御
覽
用
印
紙
此
生
遺
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五藏通論卷之二十七 雜論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論五藏之氣







